

三星堆来了年轻的“挖土人”

——记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

■ 本报记者 鲁磊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“破圈”考古

多学科融合
探索更多可能性

2020年12月11日,以“90后”“00后”为主体的四川大学考古队正式进驻三星堆。队员们把考古探方戏称为“挖土”,新一代三星堆“挖土人”正式“上线”。

今年35岁的黎海超,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,也是川大三星堆遗址考古队的现场领队,负责三星堆遗址5号、6号、7号祭祀坑的发掘工作,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“坑长”。

2022年,三星堆3号、4号、7号、8号坑在就地搭建的考古大棚中陆续完成发掘工作,而黎海超负责的5号、6号坑因为情况复杂,被整体搬迁到实验室,开展实验室考古。时至今日,黎海超仍需要每周往返于学校和三星堆文保修复中心。

“三星堆给我们留下太多谜团,要揭开谜底,需要更多突破。”从学生时代开始,黎海超“破圈”的尝试从未中断。他认为人不能被既有的认知“圈住”,需要不停探索新理论、新方法,“只为获得更多的可能性”。

受聘于川大后,黎海超推动建立了“文物分析实验室”,探索多学科融合助力考古。“比如研究青铜器,传统研究方法通过肉眼看形制、纹饰,现在借助科技,能进一步探明矿物原料来自哪里,使用了何种成型和加工工艺等深层次问题。”

而三星堆为探索新的考古方法提供了有利契机。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遗址,三星堆已出土文物在被埋埋前,都经受过击打和焚烧。这不仅让三星堆的身世扑朔迷离,也给考古工作提出新的课题、新的挑战。

去年暑假,黎海超和同学们举行了一场“仪式”,他们精心制作了涂满朱砂的木箱,然后在露天焚烧。风越来越大,火越来越旺,助燃的竹子劈啪作响。焚烧木箱产生的火焰、烟雾、气味、声响,仿佛把大家带到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秘境。

之所以要进行焚烧实验,起因是6号坑出土的一件被焚烧的木箱,“箱子是在坑内还是坑外焚烧?表面的朱砂是烧前还是烧后涂抹的?答案最终指向古人的目的和三星堆的性质。”黎海超说,通过实验考古,还原当时的环境和场景,是“读懂”三星堆的重要方法。

三星堆既是考古发掘的现场,更是黎海超育人的课堂。随着一项项全新考古方法的应用,一个个谜团的相继解开,黎海超用“破圈”的经历和案例,鼓励学生大胆假设、仔细求证,“青春不受限,未来无极限。”

科技考古

精密仪器、精细操作
用科技捕捉文物信息

一道道门禁次第打开,位于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群中的“文物分析实验室”展现在记者面前。

开门的是川大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王文欣。和她对话能感受到考古人近乎苛刻的严谨,“这并不绝对”“有待进一步考证”总是挂在她的嘴边。

“蚕丛及鱼凫,开国何茫然。”李太白的一句“茫然”,为长江上游早期文明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“古蜀文明从哪里来”的追问,千百年来一直萦绕在人们心间。

1927年,三星堆“横空出世”。葛维汉、林名均、冯汉骥、张勋燎等一代代四川大学考古学人已经在这里接续耕耘近百年,努力拨开历史的迷雾、唤醒沉睡的文明。

历史的指针指向今天,面对“中华文明探源”的新使命,风华正茂的考古队员走进三星堆,他们工作时一丝不苟,生活中生机勃勃,为千年遗址的考古工作注入新血液、带来新气象。



四川大学三星堆遗址考古队在祭祀坑参与发掘工作。

实验室的环境,很难让人联想到考古。师生敛声屏气,“鼓捣”着一排排精密仪器,伴随着微弱的电流声,数千年前古人留下的信息被完整地采集、记录。

“这是金相显微镜,这是扫描电镜……能帮我们捕捉到肉眼难以观察的文物信息。”介绍起这些仪器设备,王文欣如数家珍、眼中有光。

差点成为“00后”的王文欣,有着超乎

同龄人的成熟,她认为是专业使然。王文欣本科学习信息管理专业,因为从小对历史充满兴趣,后来跨专业报考了考古专业研究生,“都得坐得住板凳,耐得住烦。”

学生到考古发掘现场开展专业实践,是川大考古系的一项传统。去年,王文欣来到三星堆,下到了祭祀坑,眼前的景象让她震惊:考古大棚内实现了恒温、恒湿、控氧、监测、起吊、运载、勘探、信息采集等装置构成

一套“科技感”十足的现代化考古操作系统。

“从发掘、提取,到记录、转运、分析,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紊,实现文物保护的精细、精确。”王文欣暗自感叹自己“出道即遇巅峰”。回想起有老师说,1986年那次三星堆考古,川大师生还要亲自动手拉篷布、接电线、装电灯,她觉得新一代“挖土人”遇到了“黄金时代”。

惊喜和兴奋之后,是更为深沉的思考。王文欣的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,随着一批批文物样本送进实验室,她需要运用众多科技工具和手段,捕捉古人遗留的蛛丝马迹。去锈、打磨、观察、测定、编号、记录……工作细致而繁琐、周而复始,却常常没有新的发现。

当新鲜感退却,疲倦感袭来,王文欣有时也会陷入迷惘,“川大考古几乎与三星堆相伴而生,在这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研究高地,‘接力棒’要怎样稳稳接住?”

“新发现!多层金片!”一次常规的观察中,一件金片样本让王文欣眼前一亮。三星堆5号坑出土大量金片,但基本是单层箔片。她激动地把这一发现报告给老师,但经过分析,所谓“多层金片”,是单层曲面金片受压形成。

“新发现”又一次落空。但王文欣明白,这就是考古的迷人之处,“偶然与必然、努力与运气、科学与探险,往往交互作用。”“作为新时代的考古人,要传承川大考古人扎根田野、实事求是的精神,更重要的是,要把专业知识学扎实了。”王文欣说。

考古“新气象”

把小众的知识
变成大众的认知

埋头苦干30个月,出土珍贵文物数千件,黄金面具、“月光宝盒”、龟背形网格状器……这些成绩和惊喜发现的背后,是巨大的数据整理、精细的清理修复,浸染了这群青年考古人的心血。

每天至少在坑内连续工作8小时,趴在移动平台上清理文物,晚上继续整理资料,为了避免对出土文物造成污染,每个考古人都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……“坑里坑外”的日日夜夜都充满艰辛与枯燥。

年轻的队员们总有应对之法,严实的防护服,掩盖不住年轻人天马行空的想法和创意。

“00后”学生考古队员刘攀是动漫迷,更是“坑下氛围组”核心成员。她用“坑里”的生活和出土文物进行“二创”,一口气给小伙伴们的防护服上手绘了十几幅涂鸦和个性标语。她还在自己的衣服上画了漫画,画中,动漫人物用钓竿钓出了5号坑出土的黄金面具,二次元画风让人忍俊不禁。

随着三星堆的火爆“出圈”,年轻的“三星堆挖土人”纷纷走出土坑和实验室,走向镜头和网络,他们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考古知识、传递青年力量,让更多人听见文物的声音。网友纷纷感慨,看到了充满朝气的中国考古“新气象”。

“同学们也以他们的行动,改变着我对考古的看法。”黎海超无比感慨,新一代“挖土人”让更多人听见考古声音,看见中华文明,“把小众的知识变成大众的认知,这才是考古最终的社会价值。”

偏偏
我和父亲一样

■ 郑婕

父亲是一个性子很急、遇事容易发火的人。我的脾气也有点倔,因此,我小时候没少被他训,还时不时地会“挨一顿揍”,所以,我打小就不爱和父亲一样。

父亲长了一双大板牙,我和他一样,所以,我平时笑的时候多是抿着嘴。父亲带着我出门时,别人都夸我:“老郑你闺女文气得很,一点也不像你!”我听了很高兴,心想:我就是和他不一样。

可是,父亲对于别人的夸奖却不怎么领情,他问我:“你笑的时候怎么不张开嘴?”还指着我们的家庭合照说:“你看大家都笑得很高兴,偏你不张嘴,好像不开心似的!”

父亲是个典型的国字脸,又大又方,我和他一样。高中那年,我们学校整改校风校纪,男孩女孩统一剪短发,要求头发前不过眉毛、后不过耳朵。从理发店出来,我的心情沮丧到了谷底,这么短的头发生什么也遮不住,一眼望过去,我那张脸简直比作业本还方!

回到家,我伤心难过了极点,躺在床上哭,一边绝望地想明天该怎么去上学?偏偏父亲觉得剪得好,他不但理解我为何哭,还理直气壮地和我妈说:“我看咱们女儿最适合的就是这种运动头,又精神又好看!”

30岁那年,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。对于女儿长得像谁,大家各执一词。我公公坚定地认为:女儿长得像她爸爸,是大眼睛、鹅蛋脸。我父亲倒是觉得女儿长得像我,而且和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。

后来,随着女儿慢慢长大,眉眼也越来越开,先生倒是说了句公道话。他对女儿说:“你长得像你姥爷,你和你妈妈都和姥爷一样是国字脸!”女儿当时眼圈就红了,她说:“不可能,爸爸,我和你一样是鹅蛋脸!”哈哈……我立即就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的那句话,并且当场将它转送给了女儿:“国字脸有什么不好?大合照,咱们脸大占的地方还大呢!”

如今,父亲已经年近70,前一阵儿,我还看到他在楼下棋摊上和几位老爷子慷慨激昂地争论。我和我妈吐槽:“我爸一把年纪了,还在楼下和人争来争去,不就是下个棋嘛!”谁知,我妈立刻回护:“你也别说你爸了,你们父女俩脾气一样臭!”

我不由得想起,一天晚饭后,父亲、女儿和我聊起了前几天遇到的一件糟心事。父亲说着说着,声音就大了起来,我也有点情绪上头,可还没等我出声,女儿先说话了。看着女儿的小嘴在那张和姥爷相似的方脸上一开一合,说得义愤填膺的,我不禁笑了。看来,女儿和我一样,不但继承了姥爷的脸型,还继承了他的急脾气。一家血脉相承大概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

小时候,我总觉得父亲一点也不理解我,也不像别人的父亲那样疼爱孩子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他不是不理解我,而是无论我长成什么样子他都觉得好看;他不是不疼爱我,而是不会细腻地表达对我的爱。他总是希望女儿是坚强的、乐观的,因此,每当我表现出快乐或者遇到困难退缩时,他的话就会有些强硬,脾气也有些急躁。但是,现在我明白了,这就是他对我爱的爱,如静水深流,虽不动声色,但是爱得深远、爱得厚重。

这份爱让我明白了,我与父亲之间不仅仅是血缘的纽带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他是我的父亲,更是我人生的榜样。我愿像他一样,用所有的力量去守护我爱的人,去追寻我心中的梦想。

我是父亲的女儿,我爱他,我和他是一样的!

生僻字,别闹了!

■ 陶诗秀

作为语文老师,常有学生拿着生僻字来询问我,这时,正确做法应是要学生去查字典,因为“给鱼不如给钓竿”,不过,为了肯定学生勤学好问的表现,我不忍泼其冷水,也知道学生时间宝贵,也许下堂课就要考试或交作业,可谓迫在眉睫、急如星火,所以,我通常会倾囊相授、竭诚以告。

授课范围的形音义,语文老师自然是如数家珍、成竹在胸,但阅读测验、课外补充资料的文言文中,偶有几个现代罕用、也未收录至《新华字典》的字,是语文老师一时也答不出的。这时,老师若说明:“这是罕见字,老师要先去查《康熙字典》或网络才能告诉你。”学生通常也能理解,并感激老师的帮忙,并且知道这类字不可能出现在正常考题中,若是在阅读

测验中出现且会影响作答的话,考卷中一般也会附上注释。

但是,偶尔却有观念不清的学生,并非是在阅读、学习、应考时遇到困难,而以好奇好学的态度虚心求教,反而是以“踢馆”“考倒老师”的心态,刻意找些冷僻的字来问老师,若老师答不出来,他就嬉皮笑脸、甚至面露不屑,此种幼稚的举动,实在令人啼笑皆非。

这学期,有个其实还有些活泼可爱的学生,默写、注释总是答不上来,作业总是潦草缺漏,却总爱在纸上写满几十个笔画繁复的罕用字,或打印出一些古雅圆转的篆书、蚕头燕尾的隶书、龙飞凤舞的草书等,来问我能否逐字念出,我勉强认得几个,其余实说不知,他便轻慢讥笑。

我耐着性子说道:“你如果要

用这种方法考倒老师,那太容易了,但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因为中国字几千年的历史,从甲骨文到现在,字音、字形、字义都出现过太多变化了,每个朝代、每个地域都出现过许多不同的字,每个字还有甲骨文、金文、隶书、篆书、行书、草书、楷书等不同的写法,甚至仅是甲骨文中就有好几种写法,草书又有好几种写法。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字,《新华字典》收录的字,都只是九牛一毛而已。不要说我不是文字学专业研究者,就算是文字学的教授,他们记得的字虽然比一般人多些,但也不可能完全记得,因为实在太多了。我们一般人只需要学习现代通行的字,还有遇到生僻字时查询的能力。像你列出的这些字,现在一般字典及网络上都没有,大概要用

《康熙字典》才能查得到。”

我这样解释,围观的同学都点头称是了,这位执拗的学生却仍不服地扬着他手中那张写满生僻字的纸说:“那你就都不知啦!”我无奈地说:“这些字不必死背硬记,如果在读文言文时看到,可以根据上下文约略知道它的意思,如果影响阅读,再查资料就可以了。不过,也难得你对这有兴趣,可以朝这方面发展,将来可以读中文系,专攻文字学;或是去学书法、欣赏书法艺术,图书馆有很多字帖,你也可以去借来看。”

日前,听说有一首《生僻字》歌在视频平台流行,我心中正感不妙,果然陆续有几个学生嘻嘻哈哈地拿歌词中的几句,问我会不会念,真令我额头“流下三条线”,真想道:“生僻字,别再来!”

遗失声明

四川深度拓展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,核准号J6510069454402,声明作废。